

# 布拉热洛纳子爵

下

# VICOMTE DE BRAGELONNE



Aramis avait deviné  
juste, à peine sortie de la  
maison de la  
place Baudoyer,  
madame la duchesse  
de Chevreuse se  
fit conduire  
chez elle.



# 布拉热洛纳子爵

## VINETTE DE BRAGELONNE



Il y avait un grand  
pauvre et grand maître de la  
maison de la  
ville d'Orléans  
nommé de Bragelonne  
ou Bragelonne  
qui venait  
de la ville.



ALEXANDRE DUMAS  
*Le* VICOMTE DE  
BRAGELONNE



大仲马

布拉热洛纳子爵

陈乐郝运译

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

Alexandre Dumas  
LE VICOMTE DE BRAGELONNE

本书根据 Calmann- Lévy, Éditeurs, Paris, 1954 年版译出

布拉热洛纳子爵

下册

〔法〕大仲马 著

陈乐 郝 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6.625 插页 2 字数 638,800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88,000 册

书号：10188·382 定价：(六)3.05 元

## 目 次

第一八〇章	跟这一个人不可能做成的交易,跟另一个 人却可能做成 . . . . .	1
第一八一章	熊皮 . . . . .	13
第一八二章	在王太后房里 . . . . .	21
第一八三章	两个朋友 . . . . .	32
第一八四章	让·德·拉封丹是怎样写他的第一篇故 事诗的 . . . . .	40
第一八五章	中间人拉封丹 . . . . .	46
第一八六章	德·贝利埃尔夫人的餐具和钻石 . . . . .	55
第一八七章	德·马萨林先生的收据 . . . . .	60
第一八八章	柯尔培尔先生的底稿 . . . . .	70
第一八九章	作者觉得回过头来谈德·布拉热洛纳子 爵的时候到了 . . . . .	81
第一九〇章	布拉热洛纳继续打听 . . . . .	88
第一九一章	两个人的嫉妒 . . . . .	95
第一九二章	住宅搜查 . . . . .	102
第一九三章	波尔朵斯的办法 . . . . .	110
第一九四章	搬家、翻板活门和画像 . . . . .	120
第一九五章	政敌们 . . . . .	135

第一九六章	情敌	141
第一九七章	国王和贵族	151
第一九八章	暴风雨以后	160
第一九九章	Heu! miser!	167
第二〇〇章	伤口之上的伤口	172
第二〇一章	拉乌尔猜到的事	179
第二〇二章	对共进晚餐感到意外的三位客人	186
第二〇三章	在巴士底狱里吃晚饭这段时间里卢佛官 发生的事	193
第二〇四章	政敌	202
第二〇五章	波尔朵斯如何没有弄清情况就信服了	212
第二〇六章	贝兹莫先生的团体	221
第二〇七章	犯人	230
第二〇八章	末司东是怎样没有告诉波尔朵斯就长胖 的	263
第二〇九章	让·佩尔塞兰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273
第二一〇章	样品	282
第二一一章	莫里哀也许在这儿想到要写《贵人迷》	295
第二一二章	蜂箱、蜜蜂和蜂蜜	303
第二一三章	巴士底狱里的又一顿晚饭	316
第二一四章	修会会长	326
第二一五章	诱惑者	337
第二一六章	王冠和三重冕	346
第二一七章	沃-勒维孔特城堡	355
第二一八章	默伦的葡萄酒	361
第二一九章	仙酒和晚餐	367
第二二〇章	加斯科尼人也会受人骗	372

第二二一章	柯尔培尔	· · · · ·	· 387
第二二二章	嫉妒	· · · · ·	· 395
第二二三章	谋害君主罪	· · · · ·	· 403
第二二四章	巴士底狱里的一夜	· · · · ·	· 414
第二二五章	富凯先生的影子	· · · · ·	· 421
第二二六章	早晨	· · · · ·	· 439
第二二七章	国王的朋友	· · · · ·	· 449
第二二八章	在巴士底狱命令是怎样遵守的	· · · · ·	· 469
第二二九章	国王的感激	· · · · ·	· 479
第二三〇章	假国王	· · · · ·	· 488
第二三一章	波尔朵斯怎样想得到公爵领地	· · · · ·	· 500
第二三二章	最后的告别	· · · · ·	· 506
第二三三章	德·博福尔先生	· · · · ·	· 513
第二三四章	动身的准备工作	· · · · ·	· 523
第二三五章	布朗舍的存货清单	· · · · ·	· 533
第二三六章	德·博福尔先生的财产清单	· · · · ·	· 541
第二三七章	银盘子	· · · · ·	· 549
第二三八章	犯人和狱卒	· · · · ·	· 558
第二三九章	诺言	· · · · ·	· 570
第二四〇章	在女人中间	· · · · ·	· 583
第二四一章	最后的晚餐	· · · · ·	· 594
第二四二章	在柯尔培尔先生的四轮马车里	· · · · ·	· 604
第二四三章	两只驳船	· · · · ·	· 614
第二四四章	朋友的忠告	· · · · ·	· 623
第二四五章	路易十四国王怎样扮演他的小角色	· · · · ·	· 630
第二四六章	白马和黑马	· · · · ·	· 640
第二四七章	松鼠倒下，游蛇飞起	· · · · ·	· 650





## 第一八〇章

跟这一个人不可能做成的交易，跟另一个人却可能做成

阿拉密斯猜对了。德·石弗莱丝公爵夫人从博杜瓦埃广场上的那所房子出来，立刻吩咐送她直接回家。

毫无疑问她是怕有人钉梢，所以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打消对她的怀疑。她刚回到府邸，拿稳没有人跟她，就马上叫人打开花园里朝向另一条街的门，到小田野十字架街去，柯尔培尔先生就住在这条街上。

我们前面说过天已经黑了；现在应该补充一句，这时候已经是在夜里，而且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巴黎又变得十分安静，它宽大为怀，一视同仁，用黑暗遮蔽着搞阴谋的、高贵的公爵夫人；也用黑暗遮蔽着普通的女市民，她们在外面一顿晚餐吃完，时间已经很迟，还要挽着情夫的胳膊，挑最长的一条路朝丈夫的家走回去。

德·石弗莱丝夫人对夜间的政治活动了如指掌，不可能不知道，一位大臣哪怕是在自己家里，也决不会不接见害怕办公室的灰尘的、年轻貌美的夫人，或者是害怕部里的流言蜚语的、上了年纪、但是经验丰富的夫人。

一个仆人在列柱廊下接待她，应该承认，他的接待很不客气。这个人把她的脸打量了一番以后，甚至明白地向她表示，这么晚

的时刻，而且这么大年纪，来打搅柯尔培尔先生临睡前的最后工作是不合适的。

德·石弗莱丝夫人倒没有生气，她从小记事簿上撕下一页纸，写上她的名字，这个名字曾经多少次在路易十三和伟大的红衣主教耳边响起过，引起他们极大的不愉快。

她用当时大贵人的那种粗大潦草的字体写下这个名字，又按她特有的折法把纸折起来，交给仆人，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她的态度是那么专横傲慢，以至于这个习惯于察言观色的家伙，观察出了来人是一位显贵的夫人，于是低下头，朝柯尔培尔先生屋里奔去。

不用说，大臣打开这张纸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叫喊，也不用说，这声叫喊足够使仆人明白他应该对这次神秘的访问认真对待。仆人又奔回来请公爵夫人进去。

她迈着笨重的步子爬上这所漂亮的新房子的二层楼，在楼梯口歇了歇，免得进去时喘气，然后朝亲自打开两扇门的柯尔培尔先生走去。

公爵夫人停在门槛上，仔细观察她要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圆圆的脑袋，又大又笨，浓眉毛，一顶教士戴的那种小圆帽好象把他的脸压扁了，初看上去具有一副粗俗的相貌。总的说来，公爵夫人得到的印象是跟这个人谈判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进一步深入讨论她也不会得到什么太大的好处。

因为象这样性格粗俗的人，不可能对居心险恶的报复和贪得无厌的野心所产生的魅力感到动心。

但是，公爵夫人再仔细一看那双炯炯有神的小黑眼睛，严厉的、凸出的前额上的那条纵向的皱纹，还有通常总是流露出善良表情的两片嘴唇上的那种难以觉察的抽搐，她改变了想法，对自己说：“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人！”

“夫人，是什么使我有幸得到您的拜访，”财政总管问。

“我对您的需要，先生，”公爵夫人回答，“以及您对我的需要。”

“很高兴听到您的话的前一部分，夫人；但是，后一部分……”

德·石弗莱丝夫人在柯尔培尔推到她跟前的扶手椅上坐下。

“柯尔培尔先生，您是财政总管吗？”

“是的，夫人。”

“您渴望当总监吗？……”

“夫人！”

“不要否认；否则我们的谈话会拖得很长，那没有必要。”

“然而，夫人，尽管我对象您这样地位的夫人充满了诚意，甚至充满了敬意，却不能无缘无故地承认我企图取代我的上级。”

“我根本没有和您谈到取代，柯尔培尔先生。难道我说过这两个字吗？我相信没有。接替这两个字就没有那么咄咄逼人，正象德·伏瓦蒂尔<sup>①</sup>先生说的，在语法上比较合适。因此我认为您渴望接替富凯先生。”

“富凯先生的运气，夫人，经得起任何考验。总监先生在本世纪里扮演的是罗得岛太阳神巨像的角色；海船在他脚底下经过，不能推翻他。”

“我也正想用这个比喻。是的，富凯先生扮演的是罗得岛太阳神巨像的角色；但是我记得曾经听孔拉尔先生……我相信，是一位科学院院士……说起过，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倒了，那个把他推倒的商人……一个普通商人，柯尔培尔先生……把残骸碎片装了四百匹骆驼。一个商人！比起一位财政总管来可要差得远

---

① 德·伏瓦蒂尔(1597—1648)：法国作家，作品有书信和诗。

了。”

“夫人，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决不会推倒富凯先生。”

“好吧，柯尔培尔先生，您坚持要在我面前装得那么重情义，倒好象您不知道我叫德·石弗莱丝夫人，不知道我已经上了年纪，也就是说，不知道和您打交道的是一个跟德·黎塞留先生在政治上斗过法的女人，不知道她没有时间好浪费。我是说，既然您这么轻率，我要去找别的比您聪明，比您急于想高升的人。”

“怎么，夫人，怎么？”

“您使我对今天的谈判产生了一个可悲的看法，先生。我可以向您发誓，换了在从前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去找德·散-马尔斯先生，他当然也不是一个才智特别高的人；我可以向您发誓，如果这个女人象我刚才和您谈到富凯先生那样，和德·散-马尔斯先生谈到红衣主教，他会立刻趁这把火来打铁了。”

“好啦，夫人，好啦，稍微宽容一点。”

“这么说，您承认愿意接替富凯先生了？”

“如果国王免去富凯先生的职务，那当然罗。”

“又是一句多余的话。这是明摆着的事，如果说您还没有把富凯先生赶下台，这是因为您不能够做到这件事。因此，如果我来找您，不给您带来您所缺少的东西，那我才真是个糊涂透顶的傻女人呢。”

“很遗憾，我得坚持我的看法，夫人，”柯尔培尔在一阵沉默以后说，这一阵沉默使公爵夫人能够测到他的城府有多深。“但是我应该告诉您，六年来，对富凯先生的检举告发一件接着一件，始终没有能够动摇总监先生的地位。”

“凡事都有个时间，柯尔培尔先生；过去检举告发的那些人不叫德·石弗莱丝夫人，他们手上没有能和德·马萨林先生的六

封信相比的证据,来证明有关的不法行为。”

“不法行为?”

“罪行,如果您更喜欢这样说的话。”

“一件罪行!富凯先生犯下的?”

“正是这样……噢,真奇怪,柯尔培尔先生,您脸上的表情刚才还是那么冷淡,那么莫测高深,怎么您一下子变得面露喜色了?”

“一件罪行?”

“我很高兴这能对您产生一些印象。”

“啊!这是因为这两个字里包含那么多东西,夫人!”

“对您包含着——一张授与财政总监职位的敕书,对富凯先生包含着——一张流亡或者巴士底狱监禁的诏书。”

“请原谅我,公爵夫人。流放富凯先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监禁,失宠,这已经了不得了。”

“啊!我可不是信口开河,”德·石弗莱丝夫人冷冷地说,“我又不是住在离巴黎那么远的地方,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国王不喜欢富凯先生,如果有人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心甘情愿地失去富凯先生的。”

“那也得这个机会很好才行。”

“相当好。因此,这个机会我估价值五十万利弗尔。”

“您这是什么意思?”柯尔培尔说。

“我的意思是说,先生,这个机会掌握在我手里,除非收回五十万利弗尔,我才肯让它转到您的手里。”

“很好,夫人,我懂了。但是,既然您刚才定了一个卖价,让我们看看值不值这个卖价吧。”

“啊!这事很容易,我已经跟您说过,德·马萨林先生的六封信;如果能不容置疑地证明富凯先生曾经侵吞大笔公款,据为

已有，这种亲笔原信当然不算太贵。”

“不容置疑地，”柯尔培尔说，两眼闪出快乐的光芒。

“不容置疑！您愿意看看这些信吗？”

“十分乐意！当然是抄件了？”

“当然是抄件。”

公爵夫人从心口掏出一小卷被丝绒胸衣压扁了的纸。

“请看，”她说。

柯尔培尔迫不及待地朝这些纸扑过去，贪婪地看着。

“好极了！”他说。

“相当清楚，是不是？”

“是的，夫人，是的。看来德·马萨林先生确实把钱交给了富凯先生，富凯先生把这笔钱吃没了。不过，是什么钱呢？”

“啊！什么钱吗？如果我们谈妥了，我在这六封信以外再添上第七封信，这封信可以把详细情况完全提供给您。”

柯尔培尔考虑了一下。

“信的原件呢？”

“您这是多问。就象是我问您，柯尔培尔先生，您将给我的钱袋是满的还是空的？”

“很好，夫人。”

“就这么讲定了？”

“不行。”

“为什么？”

“有一件事你我都还没有考虑到。”

“说给我听听。”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富凯先生起诉，才能把他搞垮。”

“是的。”

“成为公开的丑闻。”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

“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对他起诉，使他出丑。”

“因为什么？”

“因为他是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因为在法国，政府、军队、法院、商业都被善意这条我们称之为集体精神的链条互相捆在一起。因此，夫人，最高法院决不会容忍它的首脑被送上法庭。即使是国王行使权力把他送上法庭，他也决不会被定罪。”

“啊！老实说，柯尔培尔先生，这与我无关。”

“我知道，夫人，但是这与我有关，而且降低了您提供的证据的价值。一个不能起到定罪作用的罪证对我还有什么用呢？”

“仅仅受到怀疑，富凯先生就会失去总监的职位。”

“这倒完全可能！”柯尔培尔大声叫起来，他那张流露出仇恨和复仇表情的阴沉的脸，突然一下有了喜色。

“啊！啊！柯尔培尔先生，”公爵夫人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您这样容易激动。好，很好！既然我不能满足您的需要，那我们就不要再谈下去了。”

“不！夫人，还是要谈下去。只不过您的货物的价值既然已经降低，那就把您的要求也降低些吧。”

“您讨价还价？”

“凡是愿意老老实实付钱的人都必然如此。”

“您出我多少？”

“二十万利弗尔。”

公爵夫人冲着他脸笑起来了；接着，她突然说：

“等一等。”

“您同意了？”

“还没有，我有另外的打算。”

“请说出来。”

“您给我三十万利弗尔。”

“不！不！”

“啊！不许再还价了……而且，还有别的条件。”

“还有？……您变得叫人受不了啦，夫人。”

“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叫人受不了，我向您要求的不再是钱。”

“那么是什么呢？”

“帮一次忙。您知道，我过去一直怀着亲切的感情爱着太后。”

“怎么样？”

“是这样，我想跟太后陛下见一次面。”

“跟太后见一次面？”

“是的，柯尔培尔先生，跟太后见一次面，她现在不是我的朋友了，这是真的，而且已经很久了，但是只要有人提供机会，她还是可能再变成我的朋友的。”

“太后陛下现在已经不再接见任何人了，夫人。她的病很重。您不会不知道，她的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和太后陛下见一次面。您要知道，在我们弗朗德尔，生这种病的人多得很。”

“生癌？这种可怕的病，治不好。”

“您别相信这个，柯尔培尔先生。弗朗德尔的农民有点象野蛮人；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妻子不是妻子，而是牲口。”

“怎么回事，夫人？”

“是这么回事，柯尔培尔先生，他们自己抽烟斗，让妻子干活儿；她们从井里打水，她们不仅给骡子或者驴子装驮子，自己也驮重东西。她们不注意自己身体，东一块碰破，西一块撞伤，甚至还挨打，癌就是挫伤引起的。”



“这倒是真的。”

“弗朗德尔女人并没有死在这上面。她们痛得难熬时，就去找药。布鲁日<sup>①</sup>的那些贝吉纳<sup>②</sup>是手段高明的医生，能治百病。她们有各种珍贵的药水，各种局部药，各种特效药。她们给女病人一瓶药水和一支蜡烛。她们从修会里得到俸禄，靠出售她们的两种商品来侍奉天主。我要给太后送去布鲁日的贝吉纳的药水。太后陛下病治好以后，她认为点多少支蜡烛合适就点多少支蜡烛吧。您看见了，柯尔培尔先生，禁止我去看太后，这简直就是犯弑君罪。”

“公爵夫人，您是一个太聪明的女人，使我感到惭愧。不过我还是可以猜到，您对太后怀有的这种大慈大悲的善心里一定包含着小小的个人利益。”

“难道我在竭力隐瞒它吗，柯尔培尔先生？您好象说小小的个人利益？告诉您吧，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让我再把我的话说一说，就可以向您证明。如果您让我进入太后陛下的住处，我只要我要求的那三十万利弗尔。否则，我保留我的信，除非您当场付五十万利弗尔。”

老公爵夫人说完这句决定性的话，立起身来，让柯尔培尔先生陷在进退两难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处境之中。

再讨价还价已经变得不可能，不再讨价还价，那又损失太大。

“夫人，”他说，“我很高兴付给您十万埃居。”

“噢！”公爵夫人说。

“但是我怎么得到原信呢？”

“再简单没有了，我亲爱的柯尔培尔先生……您信任谁？”

---

① 布鲁日：比利时城市，属旧地区弗朗德尔。

② 贝吉纳：十二世纪在荷兰、比利时出现的天主教修女，她们进修道院修道时不发誓愿。